

北
漢
書
卷
十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卷之下

不思文庫

詩仙堂

誠字

凡九條

論誠是自然之理

重刊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論後世言誠之差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論誠是真實之理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躡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

踵玉篇直連切踐也
踵三重韻
日月行也

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華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絡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

論誠是實理流行

就入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

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入飢餓濱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裏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

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論思誠是人道

如君子誠之爲貴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等就做工夫上論蓋未能真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真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真實絕無一毫虛偽乃可以當

之

論聖賢之誠

誠在人言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

論言誠有理有心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論實理所以長久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

當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論誠信不同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字凡十二條

論誠敬之異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論主一之謂敬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

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寶物一般。

論敬要存心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敢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論主一只是無適

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參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又

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揜，也是主一。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西，不走東，不走南，不走北。

論間斷便是不敬

程子就入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
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
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
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
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論敬爲萬事根本

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
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論持敬工夫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只就此二句體
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入奉箇至盈
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
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
如有入雖無入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
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又如入神祠中此心
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
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
底意分曉

論肅敬之容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倒衣冠落魄便是
不敬

論敬在心

上察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
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
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
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
夫便自見

論文公敬齋箴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序日用間持敬工夫節目
最親切宜列諸座右常目在之按爲準則做工
夫父父自別

恭敬字凡七條

論恭敬之異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又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論恭敬非二物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
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

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

一般

論恭敬之容

坐如戶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入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論恭敬之異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

論恭不如敬之切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做工夫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論古人都持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道字

凡九條

題目闕恐當作論道是人所通行之路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

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入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剝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源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簇簇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入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入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論老莊言道之差。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

虛底道理與自家身有何干涉

論佛氏言道之差

佛氏論道大槩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都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得上下分明。

論事物皆具此道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

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

論學者求道之要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

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責老意，如所謂爰清爰淨，遊神之達，惟寂惟寘，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論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末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

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目用入事千條萬緒入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更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爲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却而聖門實學坦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論道無所不在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處欠缺子思言鶩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鶩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久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入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實眞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論聖賢言道之旨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源。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

論韓老言道之差

此條內負字恐誤

韓文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盡從外面去。其論德如足已，無待於外之言，雖未負猶未害。至由之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爲之後，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矣。如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說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楊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趙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論韓公見道之差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

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堯之說。

理字

凡三條

論道與理之別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

較寬理字較實，有確定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

則古入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論理與性之別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

論理義爲體用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德字

凡三條

論心之實得處爲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論人心有本然之德

大槩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此便是得於天本來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入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以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於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

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入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入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論道德非二物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底

太極

凡九條

論混淪至極之理

太極只是混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易只是

陰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形氣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出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天地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混淪底物而道又別是太極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一至更無二理。

發明周子朱氏太極說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周子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得而形容故

以太名之。只是說理之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爲根抵樞紐。以其混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截是以理言。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論太極是極至之義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

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枋。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混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

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之理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發明濂溪太極圖說

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偏在一邊非混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之差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

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底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入心事物皆有太極

總而言之只是混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人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入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吾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

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太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太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

總爲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論極所以立名之義

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

論無極之說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之耳

皇極

凡四條

論皇極乃君爲標準

書所謂皇極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爲天下至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入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爲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就君德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乎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

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爲標準周禮所謂以爲民極正是此意

論詩說爾極之義

詩說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又是就牟麥上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以此爲準則

論寶極之義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至之極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居中爲四方之準則而四方輻輳至此無以復加也

論孔氏言皇極之差

自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漢書谷永疏言明主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循習其說更不復知古入立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訓爲大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爲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爲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

凡七條

和

論中和是性情之理

中知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

年玉篇元
侯初牛鳴
又姓大也
愛也取也
拿也退也
信也進也
首也

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不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便是性性字恐當作中

論中和爲大本達道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萬般道理都從道

論中有已發未發之異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論執中是已發之中

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論無佛於理皆是和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動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咈

於理者都是和

論釋氏議論之差

釋氏之論大槩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

二篇皆是此意翱雖與韓文公游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鑒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論中和中庸之異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舍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内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論庸是平常之義

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雖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必生厭心矣。

之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易之義。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只可供一時之羨終不可以爲常。若常常用之必生厭心矣。

論中庸以德行言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箇好。然於義未盡。不

若文公五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包得不易字意其不易二字。包不得平常字義要其實只是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而已矣。

禮樂

凡五條

論禮樂有本有文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

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偏守一箇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論禮樂要内外相副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思。然此意何自然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稽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鍾鼓而裏面無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

而外面無玉帛鍾鼓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論禮樂不是二物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
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論禮樂無所不在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
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
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
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之所以
有爭鬭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
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論禮樂有益於人

入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羨觀鏗鏘節奏有近
乎未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
增羨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
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
古衣作戰

褐玉篇光的
印祖世脫衣
襲玉篇似
見休也
立初左袒袍
也入童衣
也因也還也
掩其不備也

古衣作戰

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凡五條

論權有時中之義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入之用權度抑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只是時措之

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問權中何別由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是桺字書無之誤

論用權湏理明義精

經所不及湏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則湏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說得亦好蓋經則那裏行

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之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肸召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羞

論用權之難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未可與權天下事到經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東之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

宗出來管瓦說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入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宗室不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以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人心惓惓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也

論經權不是相反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權與經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

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謂論用經用權皆當合義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書權固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當用經時湏用經合用權時湏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二者都不可無義如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

太宗是合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入孤寡托爲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審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東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鬼神凡三十一條

論看議論鬼神之法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

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說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論鬼神是陰陽屈伸之意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

是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

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

論鬼神爲陰陽所屬

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

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
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
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
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
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
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
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論人物皆有陰陽便皆鬼神有上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
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

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
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
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
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
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
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
鬼神

論陰陽魂魄所屬

凡二段

祭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註

謂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解得
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
言亦真得聖學之遺旨矣所謂始化是胎中累
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胎胎模樣
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
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
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
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又

尤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爲
魂陰神爲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即是
魂精即是魄魂屬陽爲神魄屬陰爲鬼

論氣之伸爲神屈爲鬼

凡二段

就入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
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
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
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人自孩提到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
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生者氣之伸

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子軒曰論祭祀之義

又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音馨見以肅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𦇵𦇵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𦇵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𦇵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𦇵合羶鄉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骨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此

論鬼神即禮樂道理

禮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即是禮樂道理以禮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物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以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以禮祀神禮恐當作樂

論祭祀當以誠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明便不受

又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湏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未敢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入祭祀湏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齊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

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論子孫與祖宗共一氣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一箇脉絡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入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

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敢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論佛與外神爲謠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流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今人況於祖先之外又招許多滛昏鬼神入來家家事佛事神是滛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謠也今人之謠欲以求福不知何福之有

論神不歆非類

鄭王篇在
陵即今琅
邪縣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鄼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鄼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仲舒繫露載漢一事有入家用祝降神祭畢語入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貟公裳盛服欲

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放祖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屠家父祖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矣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特同姓爲憑湏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

以姓雖異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論入當祀其所當祀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乃其境內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土祭其先古入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由禮謂非所嘗祭而祭之名曰滛祀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皆是滛祀矣

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皆是滛祀矣

論祭祀當隨其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爲天地民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爲一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也如土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于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其祖而祭

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爲非所當祭亦未免爲淫祀

論祭祀立戶之義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戶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戶要得二氣來聚這戶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矣

論祭祀要關係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自有感應處諸

隨其分限小大如此

論在祀典則當祭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爲雲雨者皆曰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論五祀之禮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雷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爲牖取明之處名曰中雷只是土神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間有一兩件在士喪禮却有疾病禱于五祀之文而無其祭鄭康成註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竈謂陽氣盛熱出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雷爲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見漢時禮學猶意也

論道德忠義之祭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別之外夫有所謂道有德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爲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禦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死於邕州立廟於邕州靈著王以死衛人而漳州人立廟祠之凡邦此等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湏官司爲嚴其扃鐫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爲

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夫有所謂道夫恐當又道上恐有有字

論燔祀不可舉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燔祀燔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勲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始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

論南嶽之祠非是

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入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夫上

帝在入君爲太君五嶽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太君有二則入道亂矣而世俗爲偶像爲立配爲置男女屋而貯之襲瀆神示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入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甚發愚蒙破聾瞽

論畫像之義失正

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祐乃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可謂

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也世俗事真武呼爲真聖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握劍足踏龜蛇競傳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也

論江淮好淫祀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廟末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

今去狄公未久而滛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世俗好怪耳

論湖南多滛祀

湖南風俗滛祀尤熾多用入祭鬼或村民袁錢買入以祭或投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識一咒只管念咒蛇不敢犯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或以爲佛咒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久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自以爲必死無可逃

者更不復有惧死之容矣只一味靠咒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如虎不食潤邊兒之類非關神咒之力也

論理感通之妙

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知此類然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爲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未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

悞懼思三
字皆通

鵠海燕
綱目石有
振按木草
魚下註青
想乾魚也

入望神像時捉箇生禽之猛獸者如猴鳥之屬
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敢衆
人朝夕焚香禱祝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
一樣是入心歸以爲靈則入精神都聚在邦上
便自會靈如自齋大王之類一樣又是山川雄
峙廟宇坐得其穴此氣有靈又有是人之本心
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
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
只緣都是一理一氣耳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即此意

論淫祀必不惧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淫祠纔得牒兩脚
俱軟司戶卧乘輿而往牒廟中取神像剖其腹
中有合數重中有一小合盛一大白虫活走甚急
捉置諸油煎之纔破腹見虫脚便立愈推此其
地可以類見

論怪事久當自消

天地間亦有沉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
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復自當消耳亦有抱
冤未及雪者屢怪纔發覺便枯然如後漢王純

驛中女鬼及朱文公斷龍窟妻殺夫事，有缺字恐

論妖由入興

凡三段

大抵妖由入興。凡諸般鬼神之旺，皆由入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廡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打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爲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由入興」一語，說得極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又

昔有僧入房，將臥暗中，誤踏破一生胎。心疑爲蟾蜍之屬，卧中甚悔。其爲枉害物命，到中宵，忽有叩門覓命者。僧約明白爲薦扶，及至天明，見之乃胎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得遊魂滯魄，帶附而來。又如遺書載一官貟於金山寺，薦扶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扶語言死，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送還之。此類甚多。妖由人興，入無釁焉。妖何自作？賴省幹占法有鬼附耳語，入來占都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點數渠，便道得。或預定記其畫，臨時更不點數，只

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知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康節之言亦是破此精微處

又

張元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
與圍墓而妻來捉一把墓子令持去問張不知
數便道不得曰我後更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
妻游魂滯魄乃隨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
此機則更使不行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
字入扶得不識字入扶不得

論正入妖不敢近

昔武王思置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公亦
往焉妾逃遁不見王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
乃花月之妖天遺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
我不可以見蓋端入正士精爽精明鬼神魑魅
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迫人
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故耳

論事神當敬遠兩存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句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
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
失之不能敬湏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

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
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
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湏是盡事人之道則事
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卷下

阿波國文庫

寃永甲子秋初月僑居庫藝
易偷塵間暇朱以句爲墨
拾點焉不遑憚六落葉而已
以不跋

110X
116
2